

# 老屋下的旧时光

□ 闫辰国

故乡的老屋在时间的冲刷下历经了52载风雨。从青壮到暮年，从喧嚣到沉寂，老屋见证了时光的更替。老屋是在去年夏秋之交的一场暴雨中，不堪重负坍塌的。闻讯，我的心像被鞭子抽打了一样。

老屋为两间半，是由生产队帮助修建的。当时生产队也是一穷二白，除了有一座油坊外，就剩下几匹下地干活的牲口和一些农具。生产队倾其所有，用几天时间就将房屋主体建起。墙壁厚一尺半，外面一层卧砖，里面垒的是泥坯。屋内空间本应是长方形的，因为一架大梁南北跨度不够长，只能在室内另砌出一个一米长的墙垛。修房子那年，我已记事几。我依稀记得房顶在上料捶打时，尽管梁檩下面顶着立柱，但有一根旧檩条出现了几条新裂痕，父亲在那根檩条旁又添加了一根方木做帮衬。

土炕是父亲盘的。把土炕与室外厨房的锅灶相连，冬天把通道挖开，烧火做饭时，土炕不那么寒。土炕一侧有只大木柜，柜子里存放着一家老小四季的衣物。我是睡土炕长大的。少不更事的我常领着妹妹爬上柜顶，向土炕上蹦跳打滚。在我和妹妹的不懈努力下，终于有一天，我俩把土炕蹦塌了个坑。

八仙桌旁有两张椅子，一新一旧，父亲和大哥各坐一旁。我的座位是地桌旁的小凳子。八仙桌后有一块长木板，用砖垒起两条腿，权当条几了。一只瓦罐放在条几上。鸡下了蛋，母亲就收到罐子里，等攒满了便拿到供销社换

些零花钱。

闲暇时候，三叔常来串门。父亲坐他的椅子，三叔坐在门槛上。他们从腰里抽出烟袋锅，从烟袋子里装满碎烟叶点上，吧嗒吧嗒吸起来，一脸的满足。父亲一边抽烟，一边咳嗽，一边陪着三叔说话。一锅烟三两口就抽完了。用嘴吹一下烟杆，把烟锅在鞋底上敲打几下，重新装上，老屋里弥漫着呛人的气味。

东墙上有个井字小窗，当红彤彤的太阳冉冉升起，一束阳光总会透过窗缝斜照进来。暖暖的阳光照在眼睛上，睁开眼，看到透过窗子的光束里有密密麻麻的微尘在跳舞。我伸手抓不住，打一个喷嚏或呼一口气，这些微尘如秋风扫落叶般四散开来，但很快又慢慢回到原处，继续舞动，这让我好奇了很久时间。

老屋里常有老鼠光顾。老鼠除了偷吃粮食，不是咬门板就是咬被褥，墙角下挖的都是洞。一到晚上，老鼠一家齐出动，窸窸窣窣，爬上高上梯，不是打翻了煤油灯，就是推倒了碗碟。父亲除了找些碎砖烂瓦填堵鼠洞外，还赶集买了只老鼠夹子，把老鼠夹子埋进去，把一颗花生米或一颗枣子安放在机关上。待到下半夜，只听响的一声响，接着就是老鼠的惨叫声，一只老鼠被夹住了。此后，老屋里隔三岔五就会夹住一只老鼠。时间久了，老鼠就消停了许多。

每当枣花开的时候，燕子就飞回来了。父亲在一根檩条上钉了两颗大钉，放了一块木板，算是给燕子安了个家。父亲还撕开门头上方的一扇窗户纸，为的是让

一对燕子飞进屋里，再从屋里飞出去。之后，这一对燕子在老屋里衔泥垒窝、孵化喂养雏燕。我躺在炕出烟袋锅，从烟袋子里装满碎烟叶点上，吧嗒吧嗒吸起来，一脸的满足。父亲一边抽烟，一边咳嗽，一边陪着三叔说话。一锅烟三两口就抽完了。用嘴吹一下烟杆，把烟锅在鞋底上敲打几下，重新装上，老屋里弥漫着呛人的气味。

父亲不识字，也不善言辞，饱经风霜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皱纹。一双干裂粗糙的手除了拉锯子、拿锄把外，还会编筐编篓、扎扫帚、缚笤帚、修灶、盘炕。每年春天，他在野外种些扫帚苗，待秋天扫帚长大后砍回家，扎扫帚。夏天从沟壑旁采些枝条，在老屋里编筐编篓，然后把这些东西挨家挨户送给乡亲们。

在老屋窗外，父亲种了一株瓜蒌，每当秋天瓜蒌成熟后，父亲会拿到药铺卖钱。夏天，瓜蒌攀着草绳爬满了墙，还上了房顶，可人的小瓜蒌个个垂吊着，由碧绿变金黄。我摘了个小瓜蒌哄妹妹说很甜，她咬了一口立马吐出来，气得把小瓜蒌扔得老远。

冬天，家家挂门帘，父亲给老屋安装“风门”。“风门”上半部是井字格的窗子，窗子上贴了一层毛头纸。下半部是密闭的，门两侧装有伸缩弹簧，有人出出进进，“风门”与门框碰撞常发出“咣当”声。数九寒天，老屋里点起一个小火炉。火炉很精致，是父亲的杰作，上下用木板装甲，能搬来搬去。但是炉膛很小，夜里常熄火。

母亲一向少言寡语，与世无争，一生围着锅台转。她对待儿女如润物的春雨，似拂面的和风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她手脚从未消闲过，不

是纺花织布，就是端着她的线簸箩在屋里缝衣做鞋。多少个日日夜夜，母亲的纺花车一直在“嗡嗡”作响，我常趴在被窝看她纺花。母亲右手摇着纺车，左手拇指与食指轻轻捏着一根长长的棉花条儿，棉花条儿就像蚕宝宝一样缓缓吐出雪白的棉线。左手扬到尽头，她右手随即把车轮翻转一下，棉线就扑棱棱缠在了锭子上，我常常是听着这种熟悉而有节奏的声音入眠的。

草木会发芽，孩子会长大，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。半个世纪来，我们兄妹如房梁上的雏燕，一个个从老屋飞出，各奔东西。我结婚时，把破旧的老屋用涂料粉刷一遍，用红砖把屋地埯过，拿红纸遮住破窗棂，“梅兰竹菊”挂在墙上就有了文化味儿。新式家具家电次第摆放，低矮破旧的老屋顿时精神起来。因我常年在部队服役，老屋忠实地陪伴着母亲，一直到她生命的尽头。

我把青春奉献给了祖国，不惑之年才从部队转业到地方。在赡养照顾老人方面，我是惭愧的。尽管人去屋空，这些年来只要我回到故乡，总是要去看一看孤独的老屋。推开老屋厚重的门，跨过门槛，便扬起一层厚厚的灰尘，空荡荡的老屋结满蛛丝网，墙上还刻印着往日的痕迹。我曾孤独地凝望着这熟悉的一切，旧时光里亲人的身影又浮现在眼前。我鼻子酸酸的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落，摔碎在地上……

(作者单位：邢台市公安局信都分局)



醉花香 孙猛 摄  
(作者单位：衡水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)

# 乡村的夜晚

□ 宋雁龄

有人喜欢带着露水的清晨，有人喜欢懒洋洋的午后，而我，则喜欢繁星闪烁的夜晚。

小时候，我家还在村子里住。数条呈南北、东西走向的小路将每家每户分隔开来，又串联在一起，于是，院落成了一枚枚棋盘上的棋子，整齐有序。我家门前是一条水泥路，算是村里的主干道。白天，乡亲们去地里干活都会从这里经过，到了黄昏，在不知谁家的狗狗回应的“汪汪”声中，自行车、拖拉机络绎不绝，直到炊烟升起，天色彻底暗下来，小路才变得清静，村庄也逐渐安静了下来。

我和弟弟在西北屋写作业，窗外是厨房，母亲拽了一下灯绳，灯亮了，昏黄也映在了我们的窗户上。父亲进屋开始择豆角、削土豆，没过多久，油锅传来“滋滋”的声音，葱花和蒜末的香味穿过纱窗，飘到桌前。我吸了一口气，“真香啊！”弟弟则立刻皱起眉头，屏住呼吸。只听母亲低声埋怨父亲，“怎么又放蒜了？臭小不吃蒜。”“一个不吃姜，一个不吃蒜，都是你惯的。”

我刚好写完最后一个生字，放下笔走出房门。弟弟见状，也收起了作业本，跑到父母的房间打开电视机。

院子东墙下是母亲的小菜园，只有三分地的样子。小葱、香菜、韭菜、豆角、茄子，井然有序，一样也不少。晚上吃捞面，除了卤子，还要拌个小葱香菜。灯光照亮小院和那一小片嫩绿，韭菜地的尽头是自来水管和蓄满水的大缸，在黑夜中，黑色的陶土缸里盛满了黑色的水，映着一轮明月，跟着水波微漾。家里的老狗名叫阿黄，在影壁墙前趴着，见我来到院子里，它伸了伸懒腰，迈开四步，蹭着来到我的脚下，喉咙里发出“呜呜”的声音。

“面好了，吃饭啦！”母亲的呼唤声传来，我将靠在厨房门旁的小矮桌搬到院子中央，摆好板凳。热气腾腾的面条浇上卤子端上了桌，这时，大门外传来对门大叔说话的声音，父亲答应了一声，端着碗走了出去。

“你家今晚也是面条啊？”“可不咋地，头伏饺子二伏面。”“呀，都二伏啦？早忘了，今几个纯粹是因为小妮子想吃面，她妈才撵的。”

“我家豆角结得挺多，吃不完，一会儿给你摘一把。”母亲也端着碗走向门外，没有寒暄，吃一口面，边嚼边和对门婶子说。

知了趴在门前的榆树上叫着，像是拼尽最后的生命也要歌唱，树叶静止了，洒下一地月影。水泥小路将两盏不同的灯光隔开，汗水顺着长辈们的脸颊缓缓滑落。

“亲家母，你坐下，咱们说说心里话……”当村内的大喇叭播放豫剧《朝阳沟》的时候，我们小孩子尤其兴奋。总是要向上跳几下，一起鼓几下掌才肯罢休。我们盼着晚上能早点到来，好搬着小板凳，冲向最热闹的大街，等待看露天电影。

夜幕降临，人们吃过饭走出家门，走上小路，涌向路的尽头。一块巨大的白布悬挂在东西大街的中央，年龄小的孩子们围着放映员好奇地看着，大一点的，七嘴八舌地指着放映机问个不停。形状各异的木凳像是在银幕前开会，在上面散坐着的大人一边抽烟，一边说着今年的收成。蚊子和蚋蚋也来凑热闹，躲在黑暗里叫着。老人蹲在墙角，摇晃着蒲扇拍打蚊子。

“还是晚了一点，没好位置了。”“去幕后面坐吧，最起码前面没有人挡着。”“不！我不想看反字！”……

喧闹、嘈杂，在放映机打开的那一刻全部消失了，一束白色的光射向那块大布……村民们不再说话，整个村子瞬间回荡起电影里的声音。

多年以后的夏夜，枫树摇曳在我的窗留下剪影，对面楼字门里走出一对父子，来到甬道挥起了羽毛球拍。“砰！砰！”“不对，爸爸，你的姿势不对！应该这样挥拍，转动手腕发力，才能打得高打得远。”

我关上窗，坐回书桌前，怀念那个乡村的夜晚。

(作者单位：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)

# 蛙鸣“交响曲”

□ 王南海

乡下池塘。睡莲盛开。一轮弯月，缀在苍茫的夜空中，闪着动人的光泽，天地万物似乎都沐浴在月光中，显得朦胧而有诗意。远山如黛，影影绰绰。几颗小小的星，似乎想将远山照亮。

我走了一段，见池塘边有一块石，便安静地坐下来。不远处，开放着几朵莲，它有着柔美的笑颜。在月光下，似乎更平添几份妩媚。可是，这莲却不是池塘里的看点。此时最活跃的莫过于池塘里的青蛙。

当一切静下来时，这池塘就成了蛙儿们的舞台。它们仿佛一个要秀出自己似的，急不可待地唱着歌儿。当然，我无从知道它们都在

哪里。也许，就在我的身边，也许，在池塘的另一端。

你听，一个“领唱家”，先清清嗓子，然后用男低音般的声音，哼出几声“呱呱”，那声音低沉而浑厚，极有穿透力。也许，大家都被这美妙的声音吸引了，有几秒钟的宁静，似乎在暗暗回味。接着，仿佛众蛙从狂喜中反应过来一般，大声地喝着，呱呱……呱呱……无不论在池塘的哪一个角落，都热烈地应和着。天地间，顿时热闹起来，仿佛进行着一场大合唱。每一只蛙，都迫不及待地想表现自己最美丽的嗓音，一声高过一声，一浪高过一浪。水面上仿佛被这种声音搅得开锅似的。突然，随着一枚石子打进水面，所有的声音都突然停止，使得水塘里一片宁

静。

是谁投下的石子，还是青蛙在跳跃间无意掉落的？一切无从知晓。所有的蛙儿都默不作声了。它们似乎用警惕的目光在观察着月夜中的一切。当确定一切安全后，一只勇敢的蛙儿试探着，叫了一声“呱呱”，没有任何蛙儿回应。接着，它再次勇敢地鸣叫了一声，“呱呱”。却引来了几声“汪汪”的犬吠。接着，离我很远的一只蛙儿，开始呼吁我热闹起来。它的声音是一种中调，好像是在小心翼翼地问我“真的安全吗？”当它得到了确切的回答，所有的蛙儿又幸福地歌唱起来，直至一曲结束，众蛙的声音又小了。

此时，睡莲、青蛙、水草，还有我，都在月亮的清

辉里，享受着美丽的夜晚。此时，内心柔和，似乎那片月光也照进了自己的心里。

一只青蛙用一种极为柔和的声音在询问着什么，焦急，却又轻柔，它是在向谁表白吗？它叫了几声，却未得到回应，突然也噤声了。噢，是从村子里走来了几个乡亲，他们一边踢踢踏踏地走，一边大声地说笑着。一条小狗摇着尾巴跟随其后，显得那么悠然自得。

突然感觉，自己是如此幸福的人，可以在皎洁的月光下，倾听自然天籁的交响乐。明月、繁星，莲开、蛙鸣，自然的元素就在乡下的池塘边，一一呈现……

(作者单位：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)

# 绿遍家山境如仙

郝贵君 作  
(作者单位：涿鹿县公安局交警大队)

□ 孟令伟

今年，房前空地上的野桃树结果了，绿里透红的桃子压满了枝头。妻子摘下一个熟透的桃子品尝，果肉细细的，味道甜甜的，十分可口。妻子高兴得不得了，一颗野生的桃树，竟结出如此好吃的果子。

前年春天，我在房前的空地发现一颗野桃树，只有十几厘米高，细细的，黄黄的，和杂草混长着。野生的桃树会结果吗？妻子说“留着它吧，试试看。”我除掉了桃树苗周围的杂草，用红砖围着它砌了一个圈，以显示桃树苗的存在。或许调皮的孩童们见到后会认为是我家种植的，不会被拔走。桃树苗虽弱小却很争

气，叶子由黄变绿，茁壮成长，到了秋风扫落叶的时节，树身长成手指粗，并且树冠整齐，长成了一棵亭亭玉立的小桃树。

去年春天，小桃树早早地开出了两朵粉红色的小花，随春风摇曳着，半个月时间，桃花谢了，桃树发芽了。清明节后，桃树芽迅速长成桃叶，茂盛极了，油绿油绿的。我惊奇地发现两朵桃花谢后，长出了两个玉米粒大的小桃子。听果树行家讲，桃树到第三年才能结果，第二年结的果一定要摘掉，此时是长树的时期，不摘果会影响树的生长。我只得忍痛割爱地将两个小桃子摘掉了。

摘掉桃子的小桃树开始疯长了起来，几个月时间，长了一米多高，厚实的树叶，显

示着它的极强的生命力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临近中秋节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雨，将桃树刮倒了。我发现后，立刻将桃树扶起来，在根部培了十几铲土，还用木棍进行了支撑。令人欣慰的是，这并没有影响到桃树的生长。我继续精心看护着这棵桃树。

今年春节一过，我修剪了桃树，摘心打顶，疏枝透风，剪去病枝。春分时节，桃树开花了，整棵桃树展开了圆形的桃冠，犹如一个粉红色的花球，清香的花味引来人们的驻足观赏。桃花谢了，每根桃枝上开始长满小小的桃子，密密麻麻，玉米粒大小，我用了几天时间就让它疏果，留着长得周正又向阳的果子，其他的一概摘掉，每根树枝上留着十余个果子，细细数过，足足有260个

桃子。我又开始担心，如此的果子数量，桃树负担得了吗？于是我进行了施肥浇水，确保它的营养能跟上。

一个桃子由小长大，过了夏至，桃叶上生了蜜虫，我又想法将蜜虫除掉，免得影响桃树的长势和桃子的质量。在我的精心呵护下，这颗野桃树结出的桃子成熟了，左邻右舍都来品尝桃子，桃树没有喷洒农药，桃子也甘甜可口，细细品尝，这也是一种快乐的享受吧！

感谢大自然送给我的野桃树。生活就是这样，看似不起眼的小事，只要精心去做，就会收获意想不到的快乐！

(作者单位：盐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)

